

乡村放排人

汪祖军

每年的春末夏初,开化大地便会迎来梅雨时节。细雨与暴雨交替,滋润万物。雨水如天降甘露,让干涸的河流蜕变为奔腾的巨川,浑黄的河水携着泥土奔涌,勾勒出大地的生机。洪水虽狂野不羁,却为河流注入新的活力,书写着水的传奇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群山环绕的深山里,参天古木是大自然的馈赠,也是山民的生计来源。但如何将木材运出大山换取生活物资,成为难题。人们选择了古老的水路运输,池淮港、龙山港、马金溪的放排人成为这条生命线上的主角,他们与水共生,承载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。

洪水过后的那几天,山涧小溪的水位虽比平常高,但也相对平稳了,这对于放排人来说,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危机四伏的时刻,他们的放排工作也随之拉开序幕。

放木排,首先要扎木排,扎木排是门技术活,根据木头大小、形状精心编排。通常五六米长、两米宽,长木居中,短木两侧,五六块或七八块为一链,用骑钉和藤条固定串联。每链长约二三十米,须确保木排坚固平稳,能抵御水流冲击。这是放排人的基本功。

在山涧小溪放排,不比在大江河流中,必须时刻警惕着周围的环境。山涧溪流,蜿蜒于群山之间,水面并不宽阔,这使得放排之旅充满了未知与惊险。小溪两岸的岩石,在洪水的冲刷下变得更加锋利,像是隐藏在暗处的獠牙。一个不小心,木排就可能被撞得粉碎。放排人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,提前预判水流的走向,巧妙地避开那些危险的礁石,这场与自然较量的,既需要勇气,更考验着放排人驾驭水流的精湛技艺。

当木排沿着溪流缓缓前行,遇到狭窄的地方,那便是对放排人极大的考验。狭窄之处,两岸的距离骤然缩短,怪石嶙峋的河岸像是要将木排紧紧夹住。放排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,他们深知,这是放排途中的险关。

在这样狭窄的地段,水流往往变得更加湍急,像是被挤压的猛兽急于寻找出口。木排被水流裹挟着,速度陡然加快。放排人必须迅速做出反应,他们紧紧握住手中的撑篙,肌肉紧绷。那撑篙插入水中的瞬间必须用尽全力抵住木排,试图控制它的方向,避免木排直接冲向岸边的岩石。

有时候,狭窄的通道中还会有横亘的树枝或者突出的石块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障碍物,对于木排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。放排人锐利的眼睛在这紧张的时刻也不会放过任何细节,他们提前观察,然后巧妙地调整木排的角度。如果是树枝,他们会用撑篙将其拨开;如果是石块,就尽可能地让木排从旁边绕过去。

狭窄的地方,空间逼仄,木排一旦失去控制,就可能被卡在中间。这时候,放排人就得跳进冰冷的溪水中,用肩膀去顶,用双手去推。冰冷的溪水像无数根针一样扎着他们的身体,可他们顾不上这些,只一心想着让木排重新动起来。而且,在这狭窄之处,放排人的吆喝声既是



给自己打气,也是在与这山涧溪流对话。仿佛在告诉这溪流,他们虽渺小,但也有勇气和力量在这狭窄的通道中闯出一条生路。

当木排慢慢靠近水坝,那平静的表象下实则暗潮涌动。放排人能听到水流在坝前汇聚时发出的低沉怒吼,仿佛是河流在向他们发出警告。木排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,在水面上不安地晃动着。放排人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,手中紧紧握着撑篙,那是他们此刻唯一的依靠。

坝前的水流像是无数双无形的手,开始拉扯着木排。木排不再顺从地前行,而是像一个陷入泥沼的巨兽,挣扎着、旋转着。放排人用力地将撑篙插入水中,试图稳住木排的方向,可是那回流的力量太大了,撑篙在水中剧烈地颤抖,放排人的手臂也被震得发麻。每一次用力,都是与那不可捉摸的水流力量的较量。

而坝下,是一片汹涌的世界。水流如万马奔腾般从坝上倾泻而下,形成一片白茫茫的水帘。那落差带来的冲击力,足以将任何坚固的东西击碎。木排若要通过,就像是要从悬崖上跳下,然后在湍急的洪流中求生。放排人望着坝下的景象,心中满是忐忑。他们知道,一旦木排进入那片区域,就如同置身于风暴的中心。

木排终于靠近了水坝的过水通道,这是最关键的时刻。放排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木排的角度,就像一个雕刻家在雕琢最精细的作品。哪怕是一点点的偏差,都可能让木排撞上坝体。那坝体的砖石坚硬而无情,木排若是撞上去,木排就会四散开来,放排人也可能被卷入那混乱的水流之中。他们的命运,就在这毫厘之间。

当木排缓缓“驶”入华埠河段,就意味着放排人的此行已经圆满的画上了句号。这句号里,饱含着一路的风雨兼程,凝聚着无数的艰辛与挑战。

漫长的漂流是身心的双重考验。双腿因长时间站立而麻木酸痛,却仍要保持平衡。当木排终于抵达终点,疲惫中涌起欣慰——如同看着精心呵护的孩子平安归来。脸上浮现的自豪,源于战胜艰险的成就感,更源于对这份古老职业的坚守。

听父亲说,我的大伯汪荣杰也是众多放排人中的普通一员,然而在1975年6月29日的夜晚,平凡的

他却做出了不平凡的壮举,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的真正含义。

那天,如往常一样,木排停靠在溪东村莲花芯河段,随行的人因事匆匆离去,只留下大伯一人看守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如天河决堤砸向大地,河水在瞬间像是被唤醒的蛟龙开始猛涨。木排在汹涌的波涛不停地晃动,随即挣脱束缚被冲的七零八散。

看着被洪水冲到附近稻田的木排,大伯眼中闪过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他知道,这些木排不仅仅是木头,而是村里的集体财产,绝不能被大水冲走。没有丝毫犹豫,衣服都没来得及脱,他就一头扎进了翻滚的洪流奋力游向那些失控的木排。

大伯在洪水中艰难地游到被冲散的木排,试图将木排推向岸边,或是用绳索将它们紧紧相连,或是试图减缓它们的漂流速度。然而,无情的洪水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并不断地吞噬着大伯的体力,尽管大伯拼尽全力,几块木排像是被恶魔操控一般,狠狠地向他夹了过来。终于,因体力透支,被三块木排齐刷刷地压在了水下,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黑暗笼罩了他和他拼死守护的木排,仿佛是一幅悲壮的画卷,将他的英勇与牺牲永远定格在了36岁。

当第二天随行的人赶来,洪水已渐渐退去,只留下满目疮痍的河岸和那片被木排破坏的稻田。大伯的身影,最终在那条他曾无数次守护的河流中,静静地沉睡。他的离去,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,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。

岁月流转,时代变迁,放排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,然而,当我们再次回望时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意与感慨。

他们,用双肩扛起了时代的重担,用双脚丈量着河流的深邃与广阔,每一根撑篙的挥舞,那是为了家人温饱的奋斗;斗笠下的汗水与蓑衣下的疲惫,凝聚成了一个个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不屈不挠形象。这段历史,不仅仅是这些人奋斗与生存的故事,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即便时光流转,这些故事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桑葚熟了

郑帆

时光匆匆,又到了一年的桑葚采摘的季节。五月初,桑葚由绿变白、粉、红,终变黑紫,挂满枝头。摘一颗入口,汁水丰盈,酸甜交织,唤起童年记忆。与闺蜜驱车前往,满山桑葚让我仿佛回到纯真年代,那时的我们,无忧无虑,快乐得如同林间的鸟儿,自由飞翔。那些关于童年的点点滴滴,如潮水般涌来。

我的外婆家在华埠镇溪东村,村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承袭着养蚕的传统习俗,在儿时的记忆里,外婆家的后门山,不仅栽种着各式各样的果树,还郁郁葱葱地种满了桑树。外婆家也养蚕,每当养蚕的时节来临,我到外婆家的第一件事,便是满怀期待地奔向那养蚕的房间。房间里,“沙沙沙”的蚕食声响宛如小溪潺潺的流水声,细细聆听,又似女子在轻拨琴弦,演奏着一曲悠扬轻快的乐章。幼蚕们时常昂起头,四处张望,那模样仿佛是在乞求食物,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蚕儿的生长速度极快,自蚁蚕至结茧化蛾,通常仅需四五十天的时间,其间要历经四次休眠。每一次休眠都如同一次生命的蜕变,尤其是第三次蜕皮之后,蚕儿便开启了“大吃”的模式,一天之内便能啃食掉好几筐桑叶。大人们忙碌而有序,我们这些小孩子也都被叫去山上采摘桑叶。采摘桑叶的时间亦是颇有讲究,晌午时分,烈日炎炎,采摘的桑叶若堆积在袋子里,极易腐烂。因此,清晨与傍晚,薄暮时分最为适宜。我们戴上斗笠,一同前往山中采摘桑叶,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每年的五、六月间,初夏的暖风吹拂,新生的桑叶翠绿欲滴,随风轻摇,桑叶下是那一颗颗三五成熟的桑葚,在风中微微颤动,很是诱人。枝头挂满了饱满而红紫的桑葚。除了采摘桑叶喂食蚕儿之外,我们还能品尝到这美味可口且极具营养价值的桑葚。我们这些馋猫挎着竹篮子,兴奋地冲进桑树丛中,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。摘到桑葚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,一顿猛吃,直至吃得满嘴紫色、肚皮滚圆,个个变成了滑稽的大花脸,那份纯真的快乐至今难以忘怀。

蚕大吃后少动,身体透明发亮,预示将吐丝作茧。我们帮外婆扎“蜈蚣草”供蚕上山结茧。蚕吐丝结茧时间短暂,傍晚还能看到蚕在丝网里蠕动,第二天清晨已是雪白一片,蚕茧椭圆厚实,紧粘“蜈蚣草”,散发柔和光泽。蚕吐丝过程如“作茧自缚”,悲壮而伟大。蚕全身是宝,粪便(蚕沙)是中药,能祛风除湿、和胃化浊,外婆用蚕沙做枕头给我们睡,清肝明目。蚕蛹营养丰富,外婆烤蚕蛹给我吃,美味温情难忘。

如今,外婆离世有些年数了。我与闺蜜漫步在桑树林间,我们一边聊着往昔趣事,一边采摘着桑葚,夕阳的余晖透过桑叶洒在我们身上,给这静谧的桑树林添上了一抹温柔的金黄。恍惚间,仿佛又看到了外婆慈祥的笑容,那些关于蚕儿的故事,那些关于成长的点滴,一时间都随着这桑葚的汁水,缓缓流入心田。